

花火

一爱倾城
文学系列
02



微光迷失的 赤焰冷◎著 尘夏

《这世上最残忍的事，
《莫过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碎了，
《却还得亲手把它一块一块粘好。

《《《 WEIGUANG

《《《 MISHIDE

《《《 CHENXIA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微光迷失的 尘夏

赤焰冷◎著

《这世上最残忍的事，
《莫过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碎了，
《却还得亲手把它一块一块粘好。

《《《

《《《

《《《 CHENXIA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赤焰冷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微光迷失的尘夏 / 赤焰冷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9.11

ISBN 978-7-5313-3617-4

I. 微… II. 赤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8726 号

微光迷失的尘夏

责任编辑 杨学会 王晓娣
责任校对 潘晓春
装帧设计 第 7 印象
封面绘制 暴暴蓝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特约编辑 曾状状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字 数 236 千字
印 张 9.25
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邮 编 110003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617-4

定价: 18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录

目 contents

【Chapter 1 旧梦阑珊】

青春是一场无声的兵荒马乱的战争，而我们终究溃不成军。001

【Chapter 2 夏日静默】

在最纯净美好的岁月，你却只留给我回忆的伤。033

【Chapter 3 此去经年】

请允许我尘埃落定，用沉默埋葬过去。079

【Chapter 4 画地为牢】

世界若是那么大，为何我要忘记你，却无处可逃……1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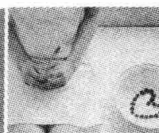
【Chapter 5 幸福微光】

于爱，是一场炽烈，于尘世，是一份内心的妥帖安宁。239



Chapter 1[旧梦阑珊]

>>>青春是一场无声的兵荒马乱的战争，而我们终究溃不成军。



VOL.1

秦暖风就这么看着那块白布盖上男人的脸。

他死了，被她害死了。

耳边是妈妈的哭泣声，她抿住唇动也不动。

是谁吵着说要吃冰棍？又是谁吵着让那个男人去买的？即使明知道已是深秋，小小的镇上不可能有冰棍卖。

是她吧，她认定他会去买，谁让他是代替死去的爸爸成为她继父的人呢？他得讨好她，所以他不顾妈妈的反对，就着夜色去买不可能买到的冰棍。

就这么被车撞死了，浑身是血的他由妈妈来认尸，秦暖风还记得那张破碎的脸。

心猛然间一痛，此时此刻她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过错。

因为他抢走了妈妈，代替了爸爸的位置，所以她总是讨厌他，甚至恨他，在其他孩子说继父会虐待她时，她愤恨地往他身上吐口水，变着法子来表达自己的不满。

然而此时，这种表达不满的代价似乎太过惨烈了些。

身旁有微微的低泣声。

她下意识地转过头，看到那个比她矮一个头的男孩，他叫丁煜，是那个男人带过来的儿子。

丁煜满脸泪水，就这么瞪着她，眼中那种太过强烈的东西是什么？当时的秦暖风还不懂，但多年后她明白，那是憎恨。

那一年，秦暖风十一岁。

丁煜，十岁。



VOL.2

秦暖风放了学就被教导主任叫进教导处，以往的经验告诉她，丁煜又闯祸了，妈妈气得早就不来学校，所以只要一有事，大家都会找高丁煜一个年级的她。

这次丁煜砸破了同学的头，缝了五针，少不了教导主任又要上一堂“教导课”。

“我教到现在还没教过这么顽劣的学生，要不是九年义务教育，我早把他开除了。”教导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脾气大了些。

秦暖风唯唯诺诺地听他说教，而丁煜就站在旁边冷眼看着。

他总是这样，喜欢闯了祸由秦暖风背，看她被教导主任数落后脸色变得苍白，他觉得非常解恨。

“明天让你妈送五百块钱过来吧，同学家长要的医药费。”教导主任终于准备结束说教，说了今天谈话的关键。

秦暖风怔了怔，这么多？

“这已经算少了，学校知道你家的情况，已经尽量说好话了。”教导主任看出她的为难。

秦暖风咬着唇，拿出口袋里的钱包，那里面有七百块钱，是她今天准备用来交舞蹈课学费的，本来妈妈替她凑了钱，但她给丁煜交英语补习课的学费了，所以才拿出这笔自己省了一年多时间才省下来的钱。

看来舞蹈课上不成了，她有些难过，却并没有迟疑，将今天刚从小卖部换来的整钱，抽了五张递给教导主任。

丁煜看她顺从地将钱递给老师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别过脸去。

一场争端总算结束了，秦暖风吐出一口气，出了教导处往校门外走。

“拿来！”有人跳到她的面前。

她吓了一跳，看到是丁煜：“什么拿来？”

“钱！”装什么蒜，刚才分明看到她的钱包里还剩两张。

秦暖风下意识地护住口袋：“干什么用？”

“你管我，拿来！”

“你不是还要上英语补习，哪有时间打游戏？”其实不用问，她就知道丁煜的钱都花在镇上的游戏厅了。

“谁说我要上英语补习。”丁煜却道。

“可是钱都交了。”

“你看到我交了？”丁煜瞪着她，说出一句必定让她恼火的话，“我都用来打游戏了。”

秦暖风倒吸了口冷气：“你……”却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怎样？”满意地看到她气得嘴唇发抖，丁煜非常痛快地笑了，“你欠我的，你忘了？”

没错，她欠他的，就是这个刽子手害死了自己的爸爸，所以现在他无论怎样对待她她都是罪有应得。

“快把钱给我！”他将手摊在她面前。

秦暖风死命地咬住唇，不让怒意逼红了眼，自己如此珍惜的补习机会，自己如此辛苦省了一年多的钱都因他而转眼成了一场空，她很生气，真的很生气，但是……她咬着唇，他说的话没错，她欠他的，他爸爸的死自己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，她又有什么权利生气？有什么权利？

闭上眼，又回想起那年冬天在太平间里丁煜怨恨的眼神，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手微颤着伸进口袋，拿出钱包，默默地打



开，抽出那仅剩的两张纸币。

“谢啦。”丁煜抢过那两张纸币，其实心里并不如表情这么痛快，他本是想看她哭的，看来下次得再狠些。

他悻悻地走开，只留下秦暖风一个人站在校门口，她好久都没有动，旁边的操场上有同学不小心将足球踢到她脚边，喊她捡，她却动也不动，只任风，一次次地吹拂着她的头发。

其他学生都走了，秦暖风站在教室门口没有走。

舞蹈部的陈老师从教室里走出来，看到秦暖风笑了笑：“暖风，怎么还没走？”

“老师，”秦暖风迟疑了一下，“六一儿童节的表演真的由我演白毛女吗？祝萍呢？”她记得这本来是祝萍的角色，祝萍又是陈老师的女儿，主角由她演无可厚非。

“她？”陈老师叹了一口气，她是想让自己的女儿演，人总是偏心的，只是她这个女儿太不上进，学习不好不说，练舞又怕累。这不，今天又没来上课，让她在六一儿童节演白毛女，非丢了她的脸不可：“她没你好，我这个班里就数你最棒，白毛女不由你演谁演啊？”

陈老师疼爱地抚了下秦暖风的头发：“暖风啊，这头发最近不要剪，保持这个样子，六一儿童节演出的时候扎成辫子，正好。”由于经费的问题，舞蹈部里只准备了白毛女头发变白时的头套，好在秦暖风本身就有一头漂亮的长发。

“嗯，我不会剪掉的。”秦暖风乖巧地点点头，陈老师真是好人，连舞蹈班的学费还是她帮自己垫上的，这次自己一定要好好地演，来感谢她。

而与此同时。

在学校的废旧车棚里。

祝萍正在和她的几个狐朋狗友一起打牌。

“丁煜，你又输了。”祝萍把手里的最后一张纸牌扔到桌上，哈哈大笑，“快学狗叫，快学。”

“该死！”丁煜恼怒地扔掉手里的牌，心想今天自己的手气怎么这么背？

“丁煜，我看今天你还是到此为止吧，你是做定‘司令’了（方言，‘司’字发音和‘输’相同）。”旁边的两个人也忍不住取笑他。

“去！”丁煜挥挥手，抓起桌上的牌，“再来，我就不信我今天会一直输。”

“好啊，”祝萍笑嘻嘻地看着丁煜臭着一张脸，“不过这次你输了可不能只学狗叫，咱们打个赌怎么样？”

“先来再说。”丁煜不是笨蛋，祝萍这样说肯定是又想到什么鬼主意了。

“不行，先说好，”祝萍摁住他正忙着发牌的手，“不然，今天就到此结束。”

丁煜无奈，抬头看看祝萍一脸“鬼精”的表情，想了想，点点头说：“好吧，你说。”

祝萍灵活地转了转眼珠子，手指穿过脑后漂亮的长发。

“如果你输了，你就把你姐姐的那头长发给剪了。”祝萍的眼中闪过一丝精光。

周围一下子静下来，这不是学狗叫之类无关紧要的赌注，会闯祸的！旁边的另外两个人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

“我还以为是什么，只是这样吗？”谁知丁煜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“这可比学狗叫还容易，行，就赌这个。”

“丁煜！”旁边有一个人忍不住开口，秦暖风和他同班，他

可不忍心看她那头漂亮的头发被剪掉。

丁煜却火了：“干吗，好像我一定会输似的，来，快继续。”他挥着手，又开始发牌。

看劝不动，那人耸耸肩，决定不再管闲事，可能丁煜只是说说而已。

于是新一轮的牌局又开始了。

而只不过几分钟的时间。

“丁煜，你输了，哈哈！”祝萍笑起来。

清晨。

一声尖叫划过万里无云的晴空，妈妈符蕾正在做早餐，听到尖叫吓了一跳，手中的锅铲掉在地上也来不及捡，人奔了出去：

“怎么了？”

却见秦暖风拿着镜子，站在卧室门口，原本一头漂亮的长发，此时已被剪去，只剩下参差不齐的短发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她走上去，抖着手去摸秦暖风的头发。

秦暖风动也不动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

“谁剪的？告诉我谁剪的？！”符蕾看到她的样子有些害怕，一把抱住她。

秦暖风不说话，只是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人还是抖着。

“暖风，暖风，你不要吓妈妈！”符蕾慌乱地用手揉她的发，脑中却在同时想到一个人，于是转头寻找着，“丁煜，丁煜呢？”

丁煜从卧室里出来，手里握着一把头发，冷眼看着抱在一起的母女。

“是你！”符蕾一眼就看到他手中的头发，她松开秦暖风，

冲了过去。

丁煜向后躲了躲，看了一眼还在发着抖的秦暖风，道：“是我剪的，又怎么样？成丑八怪了。”说着，他还冲秦暖风做了个鬼脸。

“你该死！”符蕾已经气疯了，抬手就要打他。

他当然不会任她打，一转身就逃开了，人跑到门口，回头又看了看正追过来的符蕾：“追不到。”还示威似的向母女两人挥了挥那把头发，人奔了出去。

“走了就别再回来！”符蕾冲着他逃开的方向吼了一句，回头，却见秦暖风仍然站在那里。

“暖风。”她的心一痛，人走上去。

秦暖风终于放下镜子。

“妈妈，今天的演出我去不成了。”她低下头，轻声地说着，眼泪淌下来。

符蕾这才想起六一儿童节演出的事，昨天暖风还特意在洗了头发后用了她的发油。

“这是造的什么孽啊！”她也忍不住流下眼泪来。

白毛女的角色又换成了祝萍，陈老师听了秦暖风的情况后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叹了一口气。

秦暖风知道陈老师一定很失望，这个舞蹈费了陈老师这么多心血，结果却因为她的头发而前功尽弃。陈老师对她这么好，她却连自己的头发也保护不好……她越想越难受。

秦暖风坐在小区里的秋千上，就这么顶着一头参差不齐的头发发着呆。

心里是怨的，却不知该怨什么。怨丁煜吗？还是更怨自己，自作自受？

脚上微微一用力，秋千荡开，四周的景物便来回晃动，她再也忍不住，轻声地哭泣起来。

丁煜在外面混了一天才回来，他先把那把头发向祝萍炫耀了下，却得知因为他剪了秦暖风的头发，而让秦暖风失去了演主角的机会。丁煜微微有些不满，觉得祝萍利用了他，但想想这样也许会让秦暖风更难受，便又原谅了祝萍。

丁煜问祝萍要了一根皮筋，将那头发扎了起来，拎在手里。说实话，秦暖风的头发确实漂亮，乌黑油亮的，凑到鼻端闻闻还有淡淡的发香，其实炫耀完就可以随手扔了，但他却一直把玩着，想想可以将它挂在墙上，有空就去气气那个讨厌的丫头。

经过小区的“运动角”时，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，想看看有没有人在打篮球，反正回去肯定被骂，不如再在外面待一会儿。

他的篮球打得很好，在学校无人能敌。

然而没看到打篮球的人却看到正荡着秋千的秦暖风，他停了下来。

秦暖风还在哭，沉默无声地哭着，泪珠不停地滚落。

丁煜盯着她。

将她弄哭是自己的目标吧？然而这丫头却从不哭泣，外表温顺，实际倔得很，无论自己怎么捉弄她，都不曾见她掉过一滴眼泪，现在她终于哭了啊。

他想他应该大呼一声，然后指着那丫头的脸大声地笑，向所有人宣布她终于被他欺负哭了，丁煜的嘴巴动了动，却不知为何发不出声音。

“哭什么？”他不屑地说，低头看看手中的那把头发，那是他的战利品，此时却忽然觉得无趣得很，“走了，打游戏去。”说着又转过身，往小区外去。

秦暖风没有看到他，只是坐在秋千上来回荡着。

VOL.3

几个男生在活动室门口看初中部的舞蹈排练，丁煜本不想来的，因为秦暖风也在，但自己的哥们儿要追舞蹈部的一个女生，还说人多力量大，他就这么被硬拉着来了。

他倚在门上，看着几个女生在那里不断地跳着，有些心不在焉。

“丁煜，你姐就是漂亮，你看这几个女的，数她最出挑。”旁边的胖子用胳膊顶顶他，指指那边的秦暖风。

丁煜下意识地看过去，秦暖风一头利落的短发，皮肤雪白，她仰着头，显得脖子更加细长。他以前不觉得她怎么漂亮，听胖子一说，好像真的还挺漂亮的，这么想着却又莫名地心烦起来，他推开胖子道：“什么我姐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秦暖风就是秦暖风！”他的声音有点大，以至于几个练舞的女生都停下来看他。

舞蹈老师走上来：“你们几个同学，小学部的吧，不要影响我们排练，不然叫你们老师过来。”说着关上了门。

“都是你丁煜，这么大声干什么？”旁边的男生怪他。

丁煜“哼”了一声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：“你们继续蹲点，我去透透气。”说着转身走了。

今天，秦暖风觉得自己很不能集中精神，小腹一直在隐隐作痛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而且跳几下就气喘吁吁的。

怎么回事？早上也没有乱吃东西啊！她在一旁坐了一会儿，才站起来，又跟在几个女生后面做了几个跳跃运动，在落地时，忽然觉得下面有什么东西流下来了，她一愣，停在那里不敢动了。

以前尿急的时候，一激动就会撒出来一些，可现在并不尿急啊，正疑惑着，后面的一个女生在她的肩上拍了一下，凑近她道：“秦暖风，你是不是那个来了？”

那个？秦暖风愣了愣。

“你裤子上弄到了。”那个女生又说。

她这才反应过来，她知道女生间说“那个来了”是指什么，同龄的女生中有的在小学时就“来了”，只有她升初中了还没动静，难道是这个？

她下意识地转头看身后，淡色的紧身裤上果然有一点红的，她大吃一惊，赶紧背靠在墙上，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，暖风？”老师看她一直靠着墙不动，走上来问道。

刚才的那个女生在老师的耳边说了几句，老师马上一副了然的表情，把身上披着的外套解下来，递给暖风，笑着对她道：

“把我的外套系在腰上，换了衣服先回去吧。”

“老师，我……”秦暖风有些窘。

“女孩子都有这一天的，需要好好休息，快回去吧。”老师拍拍她的头。

秦暖风点了点头，抓住老师的衣服，飞也似的跑了。

妈妈上中班，不在家，秦暖风也不知道妈妈平时用的卫生巾放在哪里，又不敢自己买。

不过还好，毕竟上过青春期的生理卫生课，她并不怎么害怕，自己多用了点卫生纸折起来垫着，人抱着肚子窝在床上，肚子很疼。

丁煜很晚才回来，一直在打篮球，现在肚子饿得发昏，一回家却看到屋里黑黑的，他知道符蕾上中班不在家，但一般这种情况秦暖风负责做饭。

人呢？

他在客厅里立了半晌，转身走到秦暖风的卧室门口，一脚踹开。

秦暖风睡得迷迷糊糊，听到“砰”的一声吓了一跳，昏暗中看到是丁煜。

“起来做饭，想饿死我啊！”丁煜吼了一声后又往客厅去。

秦暖风挣扎着爬起来，下面便有一股热流涌出来，她忙又躺下，冲着外面的丁煜道：“橱里有泡面，你能不能将就一下，我不舒服。”

“谁要吃泡面，什么舒服不舒服的，快出来做饭！”丁煜开了灯，人坐在客厅里，脚架在桌上，就等着吃饭。

秦暖风叹了口气，将裤子拉紧，心想反正做饭也只是站着，不用动来动去，垫的纸应该不会掉下来，于是便忍着痛起床去做饭。

客厅里，丁煜看到秦暖风苍白的脸，很没生气的样子，却只“哼”了一声，转过脸去。

秦暖风淘了米，放进锅里煮饭，然后慢吞吞地将昨天没吃完的菜拿出来热。她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步子，生怕遭遇意外，如此，几个菜热了半个多小时。

丁煜闻着饭菜的香气早就饿得不行了，一直在外面催，秦暖

风好不容易，终于将热好的菜端出来。

丁煜看她走路的姿势古怪，冷笑道：“怎么，被人打了，这种走法。”

秦暖风有些尴尬，转身又去盛饭。

丁煜一碗饭两三口就吃完了，将碗递给秦暖风让她再去盛。

秦暖风咬着筷子，迟疑了一下：“你能不能自己盛？”

丁煜马上瞪了她一眼：“你看我什么时候盛过饭，快去！”

秦暖风没办法，只好站起来，只是动了一下，下腹就猛地刺痛起来，她是第一次来月经，所以这样的身体反应让她措手不及，她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，手下意识地捂住肚子。

“你装什么？”看她又坐回去，丁煜骂了一句三字经，却又看到在不算明亮的灯光下她的脸色确实苍白得吓人，他怔了怔，看着秦暖风又站起来，慢吞吞地去盛饭，又慢慢地走回来。

他一直盯着她，是不是生病了？他心里想，但看到秦暖风将饭碗放到他面前，又回过神，在心里大骂着，关我什么事，生病病死最好。

“多烧点水，我要洗澡。”吃完饭，秦暖风在洗碗时丁煜在客厅里说。

秦暖风没说什么，用手捂了下肚子，然后往烧水的锅里放多了点水，开了火，自己继续在旁边洗碗。

以往这个时候丁煜总是会回到自己的卧室，等秦暖风叫他才出来洗澡，但今天他却坐在客厅里就这么看着秦暖风，秦暖风本来想抱着肚子蹲一会儿，但现在看来不行，头上已有冷汗冒出来。她用力地喘了几口气，将最后一只碗洗完，然后拿了这只碗，从热水壶里倒上水，再从碗橱里找到红糖，听说月经来了喝红糖水有用。